

张小娴 著 荷包里的单人床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
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72
2

南海出版公司

■
张小嫻 著

荷包里的单人床

■ ■ ■ ■ ■ ■
南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0-7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荷包里的单人床/张小娴著.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1.1

ISBN 7-5442-1764-7

I. 荷…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2790 号

HEBAO LI DE DANRENCHUANG

荷 包 里 的 单 人 床

作 者 张小娴 (香港)

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 雯

封面设计 蒋 艳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86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1764-7/I·335

定 价 12.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序

今年三月，我的八本散文集正式在大陆出版发行，我也有机会到北京和上海跟读者见面。无论是在书店的座谈会或大学的演讲会上，我看到的都是年轻的面孔。除了对我的书提出意见之外，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我书里面的爱情观。

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便有爱情。地域和方言，并不会成为障碍。关山之遥，也阻隔不了我们对爱的寻觅和追求。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纷乱和寂寞的都市里，香港、台湾、日本或大陆，也没有分别。我从来不担心我的书离开了香港会失真，在情爱和文字的世界里，我们早已经超越了年龄和背景。

三月份的那一次大陆之行，许多读者也热切地问我：“你的小说什么时候出版？”他们早已经从另外一些渠道读过我的小说了，也有读者专程托朋友从香港买回去。现在，我的四本小说《面包树上的

女人》、《卖海豚的女孩》、《三个 A Cup 的女人》和《荷包里的单人床》正式授权“南海出版公司”在大陆出版发行。我衷心希望，你们在这些故事里找到共鸣，也找到慰藉。

常常有读者问我，我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写的时候，我是喜欢的。隔了一段很长的日子之后重读一遍，我怀念的，是当时的自己。

人在不同的时候，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自己的书如是，爱情也如是。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昨天收到一位女孩子的信，她说：“也许我还年轻吧，我相信两个相爱的人是可以排除万难的。”

我也相信爱情可以排除万难；只是，排除万难之后，又有万难。这是我永远相信的。

張小嫻

二〇〇〇年八月九日

于香港家中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再版序)

这部小说是我在一九九七年五月完成的。这是一个关于暗恋的故事。女主角苏盈苦苦地暗恋着秦云生。云生虽然最后接受了她，但他心里思念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女人。无论苏盈多么努力，他最爱的，始终是一个逝去的情人。苏盈伤心地说：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最遥远的距离，是你心里没有我。

去年，我收到两封电子邮件，那两个女孩子说：“世上最遥远的距离……”这一句，原来不是你写的，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写的。我看了觉得很奇怪，明明是我写的，为什么会变成泰戈尔的诗？

今年二月，我去了台湾一趟，这才知道“世上最遥远的距离……”这段文字去年十二月在台湾很流行。一群阳明山医学院的医科生把我的句子延续下去，写了一首有趣的诗，放在台湾的 BBS 网路上。自此之后，看到这段文字的人愈来愈多；于

是，开始有人流传，这其实是出自泰戈尔的笔下。有人更言之凿凿说是出自泰戈尔的《漂鸟集》。

许多广告用了这段文字，电视问答游戏的主持人也问参加者：“泰戈尔说，‘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下一句是什么？”一位知名女作家在接受访问时，也叹息：“泰戈尔说，世上最遥远的距离……”，她并且把这段文字收在她自己的书里。

别人都以为我是抄泰戈尔的，只有我和我的出版社知道我没有抄，这真是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幸好，后来有一位喜欢我书的台湾读者到图书馆翻查了所有泰戈尔的书，证实泰戈尔从来没有写过这么一首诗。这位读者在 BBS 网路上替我平反了。

这段文字在台湾忽然闹得热哄哄，引起那么多的共鸣，也许是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暗恋过别人，也被人暗恋过吧？

不曾苦苦暗恋过的人，不会理解暗恋的苍凉。总会有人自豪地说：“我从来没有暗恋过别人！”我们太知道了，暗恋是卑微的，我们不敢承认。因此，我也会说，我从来没有暗恋过别人。

張小嫻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日
于香港家中



1

云生：

一月六日的傍晚，我到了法兰克福。全球最盛大的布艺展览，明天就在这里举行。

法兰克福的气温只有零下九度，漫天风雪。冒失的我，在雪地上滑倒了两次，好不容易才爬起来。

因为滑倒的时候弄湿了头发，发梢竟然结了冰，冷得我直打哆嗦。

我住在与展览馆隔了一条河的酒店，这边的酒店比较便宜。我住的酒店就在河畔，在房间里，可以看到雪落在河上。

第一天，在展览馆里，我看到一幅来自印度的布，淡黄色棉布上，绣了一朵朵白色的雪花，手工很精巧。你知道雪花吗？这种外形有点像百合的雪白色的花，象征逆境中的希望。

它是代表一月的花，而你是在一月出生的。

在窗前挂上这张绣满雪花的布，那不是等于挂满了希望吗？

那一年的十二月下旬，我到发廊把留了十年的长发剪掉。

“太可惜了，头发已经留到了背部。”我的发型师阿万说。

阿万依着我的意思把我的头发剪短，露出一双耳朵来。

离开发廊时，我觉得整个人轻松得多了，长发，原来一直是我的负累。

没有了长发，街上的寒风吹得我的脖子很冷，这一天的气温突然下降，只有七度。听说再晚一点，温度还会更低一些，我赶紧去买一座电暖炉。

买电暖炉的人很多，货架上剩下最后一座，你跟我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看到这惟一的一座电暖炉。

那天的你，穿着很多衣服，毛衣外面加了一件棉袄，棉袄外面又穿了一件毛衣，毛衣外面还加了一件厚绒外套。个子高大的你，看来弱不禁风，不停地咳嗽。那一刻，我竟然对你动了慈悲之心。

“你要吧。”我把电暖炉让给你。

我不忍心跟一个这么虚弱的男人争夺一座电暖





炉。

“你要吧。”你竟然毫不领情。

“还是你要吧。”我说。

“你要吧。”你不肯接受我的好意，仿佛接受一个女人的好意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那我不客气了。”我说。

“你为什么不买一张电毡？”本着同情心，我向你提议。

“谢谢你，盖上电毡，感觉好像坐在电椅上等候行刑。”你一边擤鼻涕一边认真地说。

当然，世上最保暖的，是情人的体温。

我开车从停车场出来，经过百货公司旁的露天咖啡座，隔着落地玻璃，刚好看到你正用一杯烫烫的热咖啡送药。我听人说，寂寞的人，感冒会拖得特别长，因为他自己也不想好。

感冒本来就是一种很伤感的病。

我把那座电暖炉拿回家里，电暖炉开着之后，室温提高了很多，但是因为干燥而令皮肤绷紧的感觉，并不好受，我在脸上涂了很多雪花膏，也在脖子上涂了一些。

政文打电话回来，问我他的荷包有没有留在家

里。

“你等一下。”

我在床上找到他的荷包。

“找到了。”我告诉他。

他早已经挂线了，他是个没耐性的人。

我开车把荷包送去给他，他的职员说他出去了，好像是去吃东西，我把荷包放在他的办公室里。

就在那个时候，杜惠绚打电话给我。

“你还不来？”

“我已经在车上了。”我说。

惠绚的日本烧鸟店明天就开幕，她是大股东。我是小股东。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说她的一切都应该有我的份儿，除了男人和遗产。

惠绚的心愿是开餐厅，那么她可以天天坐在收银机前面数着花花绿绿的钞票。一年前，我们结伴去鹿儿岛，在那里，我们爱上了流连烧鸟店。

日本的烧鸟店，就是专卖烧鸡串的地方，一般都开在地窖里，面积很小，客人很拥挤，空气氤氲，在那个地方谈心，别有一番风味。

回到香港以后，惠绚决定开一家烧鸟店。我们在湾仔星街找到一个地铺，那里从前是一家意大利



餐厅，结业后空置了大半年。

我最喜欢餐厅有一个后园，坐在那里，可以看到天空。

惠绚那笔资金，是她男朋友康兆亮替她付的，他是做生意的。

我们的烧鸟店，店名叫“燃烧鸟”，是我改的。爱是用来燃烧的，而不是用来储存的。

光尽而灭，这是我所追求的爱情，你会明白吗？

我来到烧鸟店，装修工人还在做最后冲刺。

惠绚见到我，吓了一跳，问我：

“你为什么把头发剪短？”

“觉得闷嘛。”我说。

“人家会以为你失恋呢，失恋女人才会把长发剪得那么短。”

“不好看吗？”

她仔细地打量我，问我：“脖子不觉得冷吗？”

“以后我可以每天用不同的丝巾。”我笑着说。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忙到凌晨五点多钟。

回到家里，政文已准备睡觉。

“你用不着拿荷包给我，我只是叫你看看荷包是不是留在家里。”他说。



“你没发觉我有什么不同吗？”我问他。

他爬上床，望着我，问我：“你的头发呢？”

“变走了！”我扮个鬼脸说，“是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干吗把头发剪掉？”他钻进被窝里问我。

“喜欢吗？”

“没什么分别。”他随手把灯关掉。

“你没感觉的吗？那是一把你摸了八年的长发。”

我觉得男人真是最不细心的动物。

“告诉你，我今天赢了很多钱。”他得意洋洋地说。

“你一向很少输。”我说。

他在我脸上吻了一下，说：“睡吧。”

“政文，我们一起几年了？”

“要结婚吗？”他问我。

“会不会有一天，你对我，或者我对你，不会再有感觉？”

“不会的。”

“你不会，还是我不会？”

“你不会。我一向很少输的。”他说。

“真的不要结婚？”他再问我一次。



“为什么这样问我？”

“女人都希望结婚，好像这样比较幸福。”他让我躺在他的手臂上。

也许，我是幸福的。

我们住的房子有一千九百多呎，在薄扶林道，只有两个人住，我觉得委实太大了。房子是政文三年前买的，钱是他付的，房契写上我和他的名字。政文说，房子是准备将来结婚用的。

政文是一家股票行的高级职员。

我开的欧洲轿车也是政文送给我的。

每个月，他会自动存钱进我的户口，他说，那是生活费。

他是个很慷慨的男人。

花他的钱，我觉得很腐败，有时候，又觉得挺幸福。

政文比我大十年，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他觉得照顾我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而我，也曾经相信，爱他，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我有这个责任。

已经够幸福了，我不认为要结婚才够完美。

也许觉得太幸福，所以我把头发变走。

第二天醒来，我觉得浑身不舒服，好像是感冒，一定是买电暖炉时跟你靠得太近，给你传染了。

没有任何亲密接触，连接吻都没有，竟然给你传染了，害得我躺在床上无法起来。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竟然是过滤性病毒。

下午四点三十分，惠绚打电话来催促我。

“你还没有起床吗？开幕酒会五点钟就开始了，大家都在等你。”

“我好像感冒了。”我说。

“给杨政文传染的吗？”

“不，不是他。”

开幕酒会上，惠绚打扮得很漂亮，她打扮起来，挺迷人的。

政文和康兆亮是中学同学，很谈得来，我是先认识康兆亮才认识惠绚的。那时惠绚刚刚跟康兆亮一起，康兆亮带她出来跟我们见面，我没想到她会留在康兆亮身边五年。康兆亮是个用情不专的男人，我从没见过有一个女人可以跟他一起超过一年。

他可以给女人一切，除了婚姻和忠诚。

惠绚仿佛偏要从他手上拿到这两样他不肯给的



东西。

徐铭石也来了。

我的正职是经营一家布艺店，徐铭石是我的伙伴。

除了惠绚，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徐铭石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周清容，她是外展社工。他们的感情一向很好，但是去年冬天，他们突然分手。

分手的原因，徐铭石一直守口如瓶，每当我想从他口中探听，他总是说：

“逝去的感情，再谈论也没意思。”

他一向是个开朗的人，惟独分手这件事，他显得很神秘。

这一次分手也许是他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

自此之后，我也没见过周清容。从前，她有空的时候，时常买午餐来给我和徐铭石。

“你的新发型很好看。”徐铭石说。

“谢谢你，你是第一个称赞我的人。”

他摸摸自己的脖子，问我：“这个地方不觉得冷吗？”

我的脖子一定是很长了，不然不会这么多人关心我的脖子。



离开烧鸟店之后，我在时装店买了一条围巾。

那是一条很大的棉质围巾，黑色底配上暗红色的玫瑰，可以包住脖子和整个肩膀。

我的脖子果然暖和了很多。

回到家里，我开着电暖炉睡觉。我的头痛好像愈来愈厉害。

第二天黄昏，头痛好像好了一点。

我换过衣服回烧鸟店去，反正坐在家里也很无聊。

出门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微雨，我本来想不去了，但是开张第二天，就丢下惠绚一个人，好像说不过去。

“你不知道有一个古老方法治感冒很有效的吗？”惠绚说。

“什么方法？”

“把你冰冷的脚掌贴在男人的小肚子上连续二十四小时，直至全身暖和。”

“谁说的？”我骂她胡扯。

“要是你喜欢的男人才行呀。”她强调。

“你试过吗？”

“我的身体很好，这五年也没有患过感冒。”